

一枝一叶总关情

——父亲马允伦与他的43本著作

■马邦城

父亲辞世快9个年头了，不思量自难忘，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眼前。兴许是惯性思维作祟吧，当我写完一篇文章之后，常在一闪念间，总还想将稿件交由他来审阅。蓦然一怔，父亲早已离世，我俩那种“疑义相与析”的日子，也一去不复返了！每思及此，内心顿感空落落的，仿佛缺失了一块……

我与父亲的关系有点特殊，虽为父子，却亦师亦友，一起搭档写作20余年，曾合作出版过12本书、发表过数十篇文章。都说知父莫如子，这天底下，我应该是最了解父亲的人。

（一）

先父马允伦（1926—2011），出身书香门第。先祖父马翊中，系晚清秀才，省文史馆馆员，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，多年在家乡执掌教席，温州新闻界元老赵超构、马星野均出其门下。先祖母蔡墨笑，毕业于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女子学堂——天津北洋女子师范，曾任平阳县立女子小学校长。

父亲幼承家学，喜好文史与写作，上小学时就崭露头角，在叶圣陶主编的《儿童时报》上发表作文，并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入平阳中学。1949年浙大毕业后，参加省干校二期培训，1950年调至瑞安中学，在那里教了28年历史。

父亲初到瑞安时，我尚在襁褓之中，是在瑞中校园里长大的。记忆中还保留着他带我去见孙正容老先生，要我叫他“老师公”时的情景。后来，我搬到母亲任教的瑞安县小，直到1963年考上瑞中后，才又过来与父亲同住教工宿舍。

父亲是我的历史课任老师。当年，历届瑞中新生入校的第一堂课，就是听父亲主讲由他编写的《瑞中校史》。他熟识历史，对教材了如指掌，所教的历史课，堪称瑞中“一绝”。每次上课，从不看课本与教案，而是胸有成竹，娓娓道来，淡定从容。其间，还不时穿插温州地方乡土历史内容，让学生听得入心入神，津津有味。当同学们对父亲的教学发出由衷的赞叹时，我心里不由地充满了自豪。



马允伦



马允伦、马邦城父子出版的书籍

父亲上历史课，还有一个号称“标准钟”的拿手绝活，正如上海瑞中校友蔡延璜先生所描述的那样：每节上、下课，马老师都绝对准时，当他踏进教室那一刻，正好是上课铃声响起；当他授课完毕、戛然而止时，又正好是下课铃声响起。从来不会拖堂，哪怕只是一分钟。而且节节如此，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！可见他对教学之用心。

父亲平时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，极少参加文体活动，教学之余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写作。瑞中副校长黄吉光当年就住在父亲隔壁，他曾亲口对我说，你爸确实勤奋，我半夜醒来时，看见他的房间总是亮着灯光。

那些年，父亲除了在《人民教育》《浙江教育》《历史教学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外，还相继出版了《浙南金钱会起义》《航海家郑和》《古代名将的故事》《程咬金》《冯子材大败法军》《张俭选布》6本历史读物，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200余篇文字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些笔耕成果，却成了所谓借古讽今的“毒草”文章。父亲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

（二）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父亲得以平反恢

复名誉。1978年夏，他参加浙江省高考历史试卷评阅工作，考生历史知识之贫乏，在痛心之余，深感作为一名历史教师，向年轻一代传授历史知识是何等重要。于是，搁笔十年，他又重拾初心，再次投入创作之中。

这一年，他被抽调到温州，参加全国重点科研项目《汉语大词典》的编写工作。之后，留在温师院任教直至退休。在温州的这些年，父亲迎来了人生创作的“井喷期”。他夜以继日，奋力笔耕，分别在京、沪、浙、辽、川等12家出版社，连续出版了30多本历史读物。此外，还发表了历史论文、历史小说、历史故事等200余篇。多部著作获省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，并被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。《古代军事家故事》等十多本书，被荷兰莱顿大学汉文图书馆收藏。他还把我也带上了创作之路，其中有12本书，就是我们父子合作的产物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我俩最初的合作是在1982年，第一本书是《包拯审案》。当时我正患乙肝，久治不愈，心情郁闷。父亲从温州过来看望我时说，有两家出版社同时约他写书，实在忙不过来，问我可否帮他写点东西。于是由我根据父亲提供的

史料，先写成故事，再让他修改把关。

想不到我试写的几篇，父亲看后都挺满意，还说我很有写作的潜质与天赋。书稿寄北京中国少儿出版社后，果然得到认可。我信心大增，接下来更是一发而不可收，又先后与父亲合写了《腥风血雨话当年》《戊戌变法故事》《康熙皇帝的故事》《中国古代改革家故事》等书。同时，我俩还联手在《历史文学》《青年一代》《少年文艺》等刊物发表了多篇历史小说与故事，后来汇编成《韩世忠大战黄天荡》一书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其时，台湾与大陆的民间文化交流日趋频繁，父亲的著作也随之传到海峡彼岸。他的《将略奇才》与我俩合作的《包青天审案》在台湾出版后，引起广泛关注，台湾省光复书局慕名约请父亲担任30卷的大型画册《画说中国历史》的历史顾问，并请他撰写了其中九、十两卷的文字说明。

1994年9月，台湾省国语日报社还将我俩在大陆刊物上发表过的15篇历史纪实文学，结集成《读历史话英雄》一书，分上、下两册出版。该书在岛内反响强烈，台湾多家媒体进行推介，并在“好书大家读”评选活动中，被评为优秀读物。北京《人民政协报》、香港《文汇报》和《温州日

报》都对此作过报道。

父亲70岁退休之后，仍继续参与《瓯越文化丛书》《温州文献丛书》《瑞安历史人物传略》等地方文献的编写工作，并担任《温州文献丛书》整理出版委员会委员，编写出版了《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》和《黄光集》两书。迄今累计出版43部著作，发行量逾400万册，包括刊发的文章，总字数达500万字，可谓著作等身。

（三）

父亲当过温州市政协副主席，但一生甘于清贫，长期居住在温师院50平方米的宿舍内，直到逝世时，也没能来得及住上拆迁后的新房。不少人都替他惋惜。父亲却自诩是个“精神富翁”，从教近半个世纪，桃李满天下，这些学生才是他的最大财富！

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父亲留下的那43本著作，更是他生命的凝聚，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。他一生学历史、教历史、讲历史、写历史，并将历史与文学巧妙结合，在创作道路上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。他治学严谨，尊重史实，从不“戏说”历史，所写每本书、每一篇文章，都充满爱国爱乡的情怀，传递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能量。

父亲逝世后，温州多家媒体刊发悼念文章，《温州日报》以大幅版面，同时刊登章志诚和林树建先生的《史识渊博 治学严谨》《教书育人 撰书诲人》两篇纪念文章，对他表示深切缅怀。温州文史界知名人士如张声和、沈洪保、卢礼阳、夏诗荷等，都相继撰文悼念，从中可见父亲良好的品行操守与口碑。

那天，我读长江韬奋奖得主、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陈东升所写《怀念马允伦老师》一文，至最后一段时，不觉泪流满面。2011年12月26日，父亲患病已失去记忆，但临终一刻，他却轻唤着我的名字，还突然冲我一笑。我以为是病情出现转机，却不料那是回光返照，父亲在与我最后作别……

父亲走后，我一直坚持写作，相继出版了《瑞安历史名名列传》等4本书，以及30册《中国传统修身故事绘本》的文字说明。如今，另一部30余万字的《温州历史名人故事》也已脱稿。更为可喜的是儿子知遥、知力两人，同样爱好文史，学有专长，目前均在温州市文化部门供职。马知遥曾与我合编过《自古英雄出少年》一书；马知力擅长美术绘画，我所写的《瑞安古代清官故事》和温州历史名人的文章，都是由他绘画插图。薪火传承、家风延续，先父若泉下有知，一定会倍感欣慰的。

时代楷模

黄大年

只要祖国需要 我必全力以赴

爱国

黄大年生前是享誉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。他秉持科技报国理想，把为国奉献作为毕生追求，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任教，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性科技成果，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时代楷模公益广告

时代楷模

贾立群

只要患者需要 我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

敬业

贾立群是北京儿童医院医生，著名儿科超声专家。他坚守门诊一线36年，把梦想当信念、把工作当事业、把患者当亲人，医德高尚、医风严谨，接诊患儿30多万，挽救了2000多名危重患儿的生命，被誉为“为民爱民的好医生”。

时代楷模公益广告